

最新  性情感系列

ZuiXinNu

XingQ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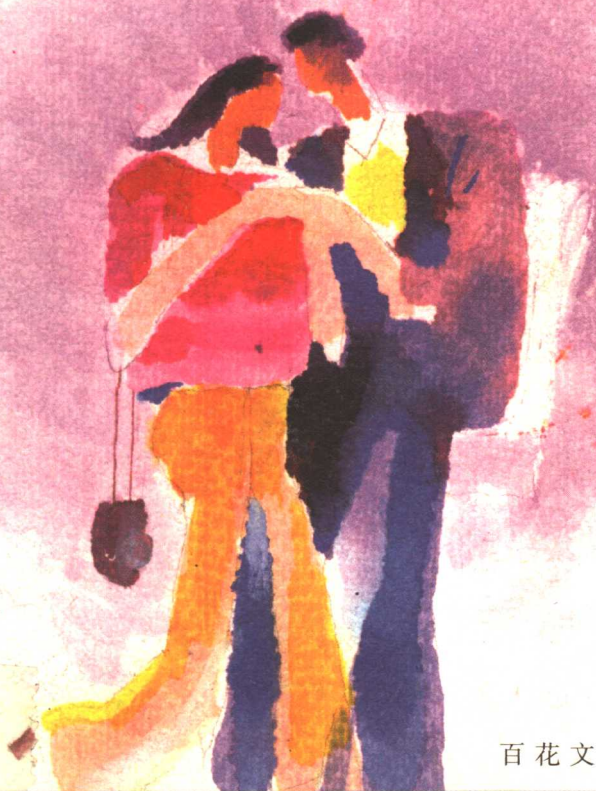
GanXi

Lie

Sheng Guang

圣光

宋安娜/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I247.57

6

圣 光

宋安娜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I247.57

6

509697

圣 光

作 者 · 宋安娜 著

出 版 ·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张自忠路185号
邮编：300020

发 行 ·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印 刷 ·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插页4 印张6.5 字数106000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06-2680-9/I · 2394 定价：9.00元

内 容 提 要

某报社著名的年轻女记者，发现丈夫心灵深处十分卑鄙肮脏，决定与其分居。

在采访一次外事演出活动时，她与一位干练的外交信使相遇，刚一见面，双方的心灵和肉体便产生了一种神奇的特异感觉。

他俩一见钟情，别后思慕日深……终于再次相会。当两人互相接触，灵肉结合之时，那种神奇的特异感觉达到极致。

此后他们又相约，又相聚，情感屡屡经受折磨。无论是分是合，那种神奇的特异感觉总是息息相通，刻骨铭心。

在久久的渴盼和甜甜的憧憬之中，竟然发生了一场痛心裂肤的悲剧……

如魔如幻的描绘，如丝如缕的倾诉，使读者的灵肉也阵阵颤栗。

1

“这是圣光，在法国北部，我看见过这种光。我们从巴黎市区驱车去爱丽舍宫，是上午10点钟光景，刚下过雨，路面上汪了水，空气湿润，天色正渐渐亮起来。太阳就要出来了，但还看不到它，天空中的彤云还未散去，也不知道太阳会从哪一片乌云后面露出它的脸。汽车在原野上奔驰，又走了10来分钟。我们的眼前突然大亮，太阳就在我们的头顶撕开云层，它的光芒立刻照亮大地。我见过雨后的彩虹，见过雨后阳光从云层射下来，都很美。但它不是，它的光芒不仅射下来，而且射上去，不仅照亮大地，也照亮了天庭。它的光连接了土地和天空，使天地浑然一体。我站立在大地上，犹如站立于天庭。它太美了，美得那么辉煌，是的，辉煌！同行的法国朋友称这种光为‘圣光’，他们向它欢呼：‘圣光！圣光！’”

2

宁虹影心不在焉地在她的座位上坐下来。这时候她还不知道，这一晚对于她的一生来说，将有多么重要。

幕布还没有拉开。这是本城最美丽端庄的幕布了。通天扯地的绛紫，中腰以下有金黄色的花饰，底边用金黄的流苏镶嵌。宁虹影非常喜欢这绛紫与金黄的搭配，富丽堂皇中又不失典雅庄重。只有这样的幕布在闭合的时候，才给人一种期待中的崇高感，而一旦幕布拉开，即拉开了本城最高雅的生活内容：所有古典戏剧和交响音乐会都在这里首先露演，所有重大的事件也都在这里开启它的序幕。

这里是本城的第一舞台，不管是艺术的，还是政治的。

但宁虹影还是心不在焉的，她对这些“第一”和“重大”已经麻木了。她已经不再是那个初出茅庐的小记者，也不再是那个刚从新闻系毕业、两只耳朵旁各垂一条“羊尾巴”小辮的小丫头，十几年采访生涯，把她锤炼成一个经验丰富的文艺记者，也把她培养成了一个报纸的专栏作家。在《新城日报》上，她有一个戏剧评论专栏叫“虹影评戏”，她犀利的笔锋常使本城最有资历的票友

拍案叫绝，也让那些过往的剧团慕名拜访，似乎没有她的意见，演出的水平就不能一锤定音似的。

于是宁虹影在这家剧场便有了自己的座位，在第六排惯例的记者席里。最中间的一个，这样不会在演出中间受到干扰；而记者们又是最坐不住的一群，有的一晚上要报道好几场演出，有时候舞台上的锣鼓点还赶不上他们起起坐坐椅子的噼啪声。宁虹影不用，她介于记者和专栏作家之间，每有要紧的演出，夜班编辑都会给她在二版上留下一“天窗”。演出大约在当晚9点半钟结束，她的剧评11点以前准会来到值班编委的办公桌上，决误不了后边电脑排稿和组版的程序。记者席又紧挨着领导席，宁虹影便要时常面对市长和市委书记们的后脑勺，市长和市委书记们各个都是新城日报的忠实读者，其中又属康书记好戏，宁虹影的剧评篇篇都读，每次看戏，先不看舞台上谁有谁，先要看看宁虹影来了没有，演出中间也每每回过头来与她讨论，梅派张派说得有鼻子有眼儿。这倒让新城日报的总编紧张，每有重要演出，打听得康书记会出席，就必督促着宁虹影前往。

但宁虹影已经厌倦了这些演出。

对于一般人来说，看一场文艺演出是精神享受；而对于一个文艺记者来说，看演出则变成了精神负担。当

宁虹影坐到剧场她的座位上时，她与全场人的心态都不同，她不是去欣赏，而仅仅是看，看演出什么剧目，看哪些演员出场，看哪些应该在消息里提到的人物到场，以免新闻稿上出现纰漏。后来她开始写剧评。这仍不是欣赏，而是任务，一篇必须完成的文章，一个必须填补上的“天窗”。为了这，她不得不看得比较认真。

但她还是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她与那些迷戏迷得五迷三道的票友们交流过感受，多年写剧评，她有这样一批朋友。她发现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像他们那样地投入，那样对所喜爱的角儿们的一颦一笑、一个水袖乃至一个“卧鱼”津津乐道。她一个角儿也不喜爱，尽管他们对她都很友好，有的甚至讨好她，她也对他们的功力、特长了如指掌，但她仍然不会喜爱或崇拜他们。她心里仿佛有一把尺，一把艺术表演之尺，她用它衡量他们，使用起它来就像使用她拼版的字尺那样一丝不苟。于是她的剧评就多了几分冷静和公允，这反倒叫他们尊敬，因此也就交了许多名角儿朋友。新城日报凡重大节日要搞联欢，请演员，叫名角儿，哪一次没有宁虹影也不成。她有一个各个行当演员的联络图，一个专门记录演艺界朋友通讯地址的小本本，任何演员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她都能找得着，呼得应。报社新闻部的文书马小燕看过

她的这个小本本，没人的时候跟她咬着耳朵说，虹姐，你整个一个演艺界的大姐大呀！你还当记者干什么？当穴头，有个三场两场演出下来，你可就发啦！宁虹影微微一笑，没有搭腔。她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该干什么。

3

宁虹影的记者生涯正是在这家剧场开始的。

十几年前她刚刚走进新城日报，在校对组跟着老校对们上了报纸最基础的一课：读文稿小样。把逗号读作“点”，句号读作“圈”，一个月“点、圈、另行”地下来，她懂得了报纸工作的严谨性。这之后她被分配到新闻部做见习记者，头天到新闻部报到，第二天就被主任派去采访国庆联欢晚会。这是个重要任务，除了晚会现场需要报道，还得将工农财政各口的欢庆信息综合进一条消息稿里。因为她是见习，就特意给她配了位老师——王大均，一个已经做了六年的老记者。

其实王大均并不老，他们是校友，只不过他高她六届，就有了六年采访经验。看见她忐忑不安的样子，王大均眉开眼笑。

“走吧，小师妹。人说万事开头难，我让你来个开头

易。”

王大均带她来到资料室，请资料员韩其祥取出六年来国庆节那天的报纸。王大均跟韩其祥挺熟，轻描淡写地给韩其祥介绍，这是新来的小宁，先实习一年，跟着我呢。

韩其祥连忙搬梯子登高，爬上爬下好几次，才把报纸找齐。他摘下自己的套袖，掸去报纸上的灰尘，才把它们递给宁虹影，然后轻轻关上阅览室的门，退了出去。

王大均把报纸翻得呼啦啦响。

“看看，看看，都差不多，这是个套子活儿，就像穿一件旧外套那么简单，你只要照猫画虎就行啦。”

她一份份翻看，果然一版头条位置上都有那么一条本城群众欢度国庆节的综合消息，内容也很雷同，连标题的处理和字号都大同小异。

于是，那个晚上，当她和王大均一起走进这家剧场的时候，她的手里已经捏着一份拟好的消息稿了，他们只需对一下当晚出席的领导名单就行了。

但是，综合各口的信息内容却让她为了大难。

晚会结束，她和王大均回到报社，刚进新闻部的办公室，传真机就哧哧地叫起来，分派到各个单位的记者把他们采访到的信息纷纷传了回来。

传真纸一片片堆积在她的写字台上。她无从下手。

王大均说：“甭急，小师妹，先垫垫肚子。”

他沏了两杯咖啡，从书兜里掏出四个面包。

“你吃一个，我吃三个。”他说。

她心里发愁，哪里吃得下去。

王大均大大咧咧，继续自说自话。

“我吃得多吃得少，这些归我，那些归你。”

他伸出一条胳膊，把写字台上的传真稿划拉成两堆，再一胡撸，那大堆的就抱在自己怀里了。他一手抱着传真稿，另一只手端咖啡，腋窝下边夹着面包，一转身，便一屁股坐到自己的写字台前。

不一会儿，王大均嘴里嚼着最后一个面包，拎着他写完的稿子转过来。

她正守着那一小堆儿传真稿掉眼泪呢。

结果，是王大均完成了稿件所有的综合部分，过后，又带她到报社对门小饭馆吃了一顿夜宵。

第二年，这个满口叫她“小师妹”的王大均改了口。他成了她的丈夫。

直到十年以后，她才不得不面对现实，这个现实就是她与王大均的生活过得一团糟。

十年的时间真的就这样严酷，真的就能这样毫不留

情地改变一个人吗？

4

今晚是外事演出，一位欧洲国家的重要人物将在康书记的陪同下观看市京剧团的演出。这位外宾刚刚在北京代表他的国家签署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条约，国家外交部有要员陪同，按宁虹影的经验，今晚本城党口政口的领导干部将全部露面。

果然，距开演还有 20 分钟，各部委办的头头脑脑就纷纷入座。预备铃声响过，康书记便陪着那位外宾走进领导席。

因为有重要外宾，也许是市府警卫处出于保安上的考虑，今晚的记者席挪至了第七排。但康书记还是看见了宁虹影，并用目光向她打招呼。

康书记酷好京剧。当前戏剧舞台衰微，可他偏偏不信京剧这个国粹振兴不起来。他上任伊始，便把市属三个京剧团里有发展苗头的年轻演员集中起来，请来全国各地梅尚程荀马麒裘谭各派的代表人物，收徒传艺。几年下来，新城的京剧舞台就煞是整齐了，各派新秀汇粹，各角儿济济，后来又一连拿了好几个梅花奖，让全国京

剧界好不羡慕；一时众口流传“要看戏，瞧‘新’剧”，连北京城里的老牌戏剧评论家们也坐不住，在报纸上提出了“‘新’派京剧”的口号，于是唇枪舌剑，热闹了好一阵子。

京剧成了新城一绝，市里每有重要客人，康书记必请看京剧。

今晚是折子戏专场。宁虹影扫了一眼手里的戏单：梅派名剧《贵妃醉酒》，当年谭富英、裘盛戎珠联璧和的《将相和》，最后一个《雁荡山》，三场戏把梅派优美的舞姿，谭派、裘派音调的韵味和火爆热烈的武打烩于一炉。外国人听不懂，长本大套的还不急死？所以全是折子戏。戏单准是文化局安排的，他们干这个活儿轻车熟路。凡业内人士，一眼便能看出晚会组织者的良苦用心。

一通开场锣鼓打过，大幕开启，“龙套”出台，那是贵妃的宫女们，袅娜着腰肢，美丽的彩裙和飘逸的台步立刻赢得了外宾的掌声。

全场观众也和之以掌声。是礼貌，也是主人的自豪。等着瞧吧，好的还在后头呢。

康书记兴致很高。隔着一排座位，宁虹影仍能听得见他不停地向外宾介绍。有一回，他还回转过身来，把宁虹影指给外宾看，那一定是向人家夸耀，新城有这样

一个年轻的女剧评家。那位外宾也回转身，含笑向宁虹影无声地鼓了鼓掌。宁虹影慌忙两手合十回礼，回完了，她忽然想笑，因为她并不信佛。

就在舞台上的贵妃弯下腰去叼她的酒杯，外宾席一片赞叹时，宁虹影听见康书记对外宾说，一会儿还有一出更好的，叫《三岔口》，完全是摸着黑打。

翻译把他的话说给外宾听。

外宾疑惑道：“摸着黑？观众怎么看？”

翻译又把外宾的话翻给康书记听。

“不是真正的黑。是摹拟黑。观众完全能看到。这就是京剧的奇妙之处。”

“是啊，是啊，京剧十分奇妙。”

翻译忙着将两人的对话翻来翻去，宁虹影的心却咯噔一下，今晚的戏单上明明没有《三岔口》！

康书记对剧团太熟悉了，这是剧团的拿手好戏，保留剧目，他可能出于想当然，认为今晚必安排这出戏。

可恰恰没安排。

舞台上，贵妃开始醉眼朦胧。宁虹影却坐不住，悄悄起身朝后台走去。

后台已经乱作一团。

文化局长急得直抖搂手。

“这真是一步想不到，步步想不到，我原想有《雁荡山》就足够热闹的了，真没想到康书记说出这出戏来。《三岔口》的演员都没来呀。”

《三岔口》需要三个演员，分别饰演焦赞、任堂惠和刘利华。

一个高大身材的男人立在他的对面。这个人说，外交无小事。既然市领导对外宾讲了，无论如何也要上演。

这个人背对着宁虹影，她看不清他的面容，但感觉到他的声音非常特别。那声音仿佛中提琴，圆浑宽厚，还有一点磁性。

听得那男人又强调道：“外交无小事。请一定安排《三岔口》演出。派出人去马上寻找演员，一定在《雁荡山》之后补上《三岔口》！”

他的声音极具有渗透力，像八月的湖水渐渐漫过堤岸那样漫入她的心房。她身不由己地朝向他，去注视他，去倾听他。

剧团团长、剧务和几个刚从舞台上下来的“龙套”围着文化局长和他，你一言，我一语，吵了个无头无绪。

“焦赞昨儿个住院啦，感冒，高烧不退，还加上吐下泻。今儿吊了一天瓶子啦，哪上得了台呢。你说今年的这个感冒怎么就这么厉害，叫什么肠胃性感冒，感冒也

和肠子、胃口连上了。真是环境污染得不像样了，什么稀奇古怪的病都出来了！这地球真真住不得啦！”

“那你住火星上去呀。听说那儿曾经有过生命。”

“看你们，这乱着，还有心情说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快想办法是正经。”

“任堂慧这会儿可能在家眯着呢。他有个毛病，吃完了晚饭爱睡一小会儿，等过了九点，你看他能比谁都精神。”

“找去，快给我找去！”文化局长立马命令团长和剧务坐自己的车和剧团的大轿子车去找演员，“换个焦赞，把任堂慧给我从家拎了来！”

谁也不知道刘利华的下落。

“我知道……我是说，或许，我可以找到他。”

宁虹影站在人圈子外边说。

大家都转过脸来看她。

那个人也转过脸来看她。

在他的目光下，宁虹影的心忽然颤抖。这种感觉她从未有过。不是兴奋，也不是激动，而是莫名其妙的幸福感。但没人给她任何东西，也没人承诺她什么，她却像得到了最渴望得到的一切那样惊喜和不安。这是什么？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一见钟情，亦或“触电”？不，都不是。

那是一张清峻的脸。岁月的刻痕清晰地停留在他的脸颊上。他走过了很长很长的路，从他嘴角刚毅的纹路可以想见他曾经跨越了多少人生坎坷。他的眼睛却依然锐亮，闪烁着成熟而睿智的光。他朝宁虹影笑了笑，面颊的纹路更加繁复，而锐亮的双眸却在那一瞬间变得无比温暖，使他的整个面庞犹如春天那样充满朝气。

在这一刻，宁虹影的心被重重地撞了一下，痛感迅速传遍全身。

仿佛等待了千年万年，等待的就是这样一击吗？

一直像冰山那样窒息着她的感情纠葛和烦恼，在这一击中颓然而倒，冰片纷飞仿佛满树桃花落地。

一个成熟而青春的笑容会令人心痛。

仿佛认识了千年万年，共同经历了千年万年，只约定了在此时、在此刻，以心的疼痛来印证彼此的厮守。

痛感过后，宁虹影的心迅速鼓涨起来，一股饱满的力量飞快地向四肢传导。她感觉自己的身体恰似一面撑满了风的船帆，她必须去做些什么，奔跑，高声说笑，或者什么更激烈的活动。

饰演刘利华的演员叫曾六。其实他不叫曾六，姓曾，剧团讲究兄弟行，同门师兄弟按年龄大小排下来，他排在六。所以剧团里人呼曾六。剧团里还有个约定俗成